

拉康镜像理论视域下《永远有多远》中白大省的主体建构迷思

晁金萍^{1,2} 张亚飞³

1 伊犁师范大学, 新疆伊宁, 835000;

2 边疆中华文史研究中心, 新疆伊宁, 835000;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科学研究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2;

摘要: 铁凝在《永远有多远》中, 通过塑造白大省这一“仁义”化身的人物形象, 深刻揭示了女性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主体建构困惑。借助拉康的镜像理论, 我们得以窥见: 白大省在胡同文化形成的镜像中, 理想自我这一虚幻表象导致了其对真实自我的误认。他者的凝视让白大省试图形成清晰的自我体认, 由此她陷入迷惘的精神境地。最终回归“仁义”抚养郭宏之子的选择, 勾勒出她“永远”无法抵达真实自我的人生轨迹。

关键词: 镜像理论; 《永远有多远》; 白大省; 主体建构

DOI: 10.64216/3080-1516.25.07.039

拉康的镜像理论起源于婴儿期的“镜像阶段”, 具体指婴儿在6-18个月时通过镜子的映像, 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于他人的个体, 这个阶段, 孩子会将镜中的像当作“理想自我”, 并产生一种自我认同, 但实际上, 这种认同本质上是一种“误认”, 镜中之像是理想化的, 远比婴儿自身完整和协调。这种认同的过程是自我意识的起源, 也开始构成主体性的根本性缺失与分裂。在这个阶段, 个体往往会混淆虚幻的像和现实中真实的自我, 镜子呈现之景被人们想象成另一种符号, 符号逐渐被赋予象征意义。镜像发展到后期会涉及他者的介入, 人们借助他者的认同寻求自我体认, 在自我错位、自我反射甚至是自我重构中实现主体自我的探索。

《永远有多远》是铁凝创作的中篇小说, 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第一届老舍文学奖。作品透过“我”的叙事视角观察胡同姑娘白大省的“仁义”之举以及爱情的挫败, 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女性成长的图景, 进而迸发出对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体系的叩问。作品笔调细腻、委婉, 散发着浓重的怀旧情调, 从而呈现出独特的生活气息。值得注意的是, 白大省这样一个“好姑娘”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之下, 逐渐窥探真实自我, 尝试建立主体性, 这与镜像阶段的某些发展特征吻合, 本文试图立足于此, 解读白大省主体建构的迷思。

1 镜像的生成: 符号规训下的理想自我与误认

在镜像生成阶段, 婴儿会对镜像中的我产生兴趣, 认为镜像中的形象即是自己本身。婴儿自身是无力的、破碎的, 但镜中像却是有力的、完整的。白大省长久建构而成的理想自我, 实际上是周围环境各种符号规训的

结果。“白大省在七十年代初期, 当她七八岁的时候, 就被胡同里的老人评价为‘仁义’。”“仁义”成为她的身份和道德标识, 她成为驸马胡同里被姥姥、邻居们称赞的好姑娘。白大省善良、无私、顺从, 懂得牺牲。她上小学起就承担起照顾瘫痪的姥姥的责任, 用油票买油、干家务是日常事务, 即便饱受姥姥的指责和叱打, 白大省也毫无怨言。小学一年级时, 她将昏倒在公厕的赵奶奶搀扶回家, 这些举动都印证白大省内心深处的善良, 似乎这是她与生俱来的特性。在与他人的对比之中, 白大省显示出遵循一定符号模式为人处事的痕迹。比如, 在“我”的观照之下, 她虽然是表妹, 但总是吃亏, 谦让所有人。童年的“我”与她一同去南门买冰镇杨梅汽水, 出了小酒馆, 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保温瓶的盖子, 但第一口通常都是“我”喝, 路上“我”也喝得最多。为了看电影《西哈努克访问中国》, “我”抢先占了洗脸盆, 不停地洗头, 导致电影快开场了, 白大省匆忙洗头, 结果她的后脑勺沾着一块蛋黄洗发膏。“我”的自私与白大省毫无保留的无私行为形成映照, 即便多年后的“我”意识到错误, 想要道歉, 她却不明所以。白大省正是在传统对“仁义”的期待中成长并塑造自身, 由此她也被这样的符号秩序所捕获, 成为他人以及自己所认为的“理想自我”, 并不断地强化、内化这一标签。

白大省借助社会赋予的符号建构的“理想自我”实质上是具有掩盖真实自我的虚幻性、模糊性。她将“仁义”误认为是真实自我的本质与核心, 努力扮演这一角色, 压制真实的欲望, 成为应该成为的样子。从某种角度而言, “仁义”成为驱使白大省行动的动力, 但也是

自我寻找的沉重枷锁。白大省因与《卖花姑娘》中的地主同一个姓，成为一群男孩口中赫赫有名的“白地主”，这一绰号却让她陷入自卑的精神困境，面临第一次受挫。而赵叔叔的出现是白大省的“理想自我”出现裂痕的开端。当胡同里的女孩们被赵叔叔身上的独特的气质吸引而争相扮演喜儿一角，从而获得与他近距离的接触时，白大省大声拒绝、后缩身子甚至休克昏倒的强烈心理反应，正是她压制真实欲望，却始终难以逾越“仁义”这一社会符号规训的鲜明反馈。因此，也就有了多年后的悔恨之心。以此为发端，白大省的人生上演着“误认”产生的场景。

婴儿在镜子中看到的影像是在想象界产生的，在这一阶段中，主体的心理特征之一是幻觉，由此产生的自我认同是不稳定和虚幻的，所谓的完整、统一的整体形象不过是一种误认。误认是主体在接触象征界产生的重要特征。象征界的本质是一种符号体系，主体会接受语言和文化的洗礼，运用符号表达思想和情感，从而内化为自己的心理结构。白大省“理想自我”是在道德符号和秩序的基础被建构起来的，她相信“仁义”“好人”就是她的本质与使命，要以此履行道德义务。但同时，她也成为自我牺牲、被神化、去欲望的形象。

2 镜像的突围：他者凝视形成的主体迷惘

镜像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自我是他者的自我，人对自我的认知需要借助外界，尤其是他者来完成。象征界中的“符号权威”和“社会规则网络”都是一种无形的、抽象的“大他者要求”，主体会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得认同。白大省已经通过“仁义”这样的道德符号完成了无形中的被要求。同时，一些具体的、可感知的“小他者”形象出现在她的人生中，形成全方位的凝视姿态。在家人眼中，白大省这样的好姑娘成为可以被牺牲的代名词。她从小对瘫痪的姥姥精心照料，却并未获得姥姥的高度认同，姥姥的偏袒丝毫未减。白大鸣出于自身利益向姐姐提出换房，显然也是抓准白大省极其善良的特点。虽然白大省对弟弟和咪咪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讨伐”与责骂，显露出主体的自我发现与觉醒，但很快，这样的状况稍纵即逝。白大省仍旧抵不过内心的道德标杆和好人界限，陷入对不住弟弟的精神障碍中，最终她“好言好语，柔声细气，把本来是他们求她的事，一下子变成了她在央告他们，甚至他们答复起来若稍有犹豫，她心里会久久地不安”。这一切都是为了成为家人眼中的自己。

三段以失败告终的爱情经历更是白大省在男性这一他者的凝视下注定结果。郭宏是白大省的初恋情人，他从一开始就凝视着白大省的善良、付出和不计较。他

享受她的伺候：买烟、洗衣服、做饭，甚至他的家人来北京都是让白大省全程陪着。白大省在郭宏的身上投注了浓厚的情感，她的行为完全符合男性对“贤惠”女性的期待，这也是男性凝视内化到她内心的结果。郭宏攀附上日本的女留学生，抛弃白大省，实质上是对白大省“仁义”的利用以及对她独立个体欲望的漠视。白大省由此展开的一系列报复行动的构想，使得她短暂地从“好人”的符号体系中跳脱出来，最终却回归正轨。第二段感情中，关朋羽这样一个适合居家过日子的男性，完全符合白大省内心对“好男人”的标准。但他对白大省凝视却从未站在男性欲望的角度，尤其是他被小玢身上的性感所吸引后，更加确证了这一点。白大省所代表的“仁义”特质在男女情爱关系中失去了一定的吸引力，面对关朋羽和小玢的背叛，白大省选择了让步。在这一过程中，白大省是妥协的，但又是痛苦和委屈的，她遥望关朋羽送来的新大床怀念旧床，崩溃的情绪是她“仁义”和个体欲望之间强烈震颤的具象呈现。夏欣清楚地看到了白大省具备的物质和精神特质，以利用的姿态凝视她。白大省却一如既往地接受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男性，这与她之前的选择她爱的男性的爱情观念吻合。在前两次感情中的挫败经验的影响之下，白大省想要获得男性之爱的欲望被激发起来，尝试做出了一些改变，涂抹胭脂水粉，去西单商场买黑红点的套头毛衣，这些却让她强烈地感受到与自身存在的不适配性。她精心为夏欣布置的生日，以夏欣的“你真好”收尾，白大省内心陷入焦虑、迷惘和期望落空的复杂交织之中。她产生了自我认同的危机，甚至说出“我可以改啊”这样的话。无论是在家庭环境还是情感中，白大省始终被置于“他者”凝视的位置，一切借由“仁义”建构起来的理想自我却在现实中出现个体自我彰显的裂痕。白大省接受“他者”的凝视，在此之余，也进行自我窥探和自我凝视，产生了对自我的怀疑，“付出——抛弃”的模式成为她人生的悲剧轨迹，主体获得的空虚与迷惘，是她对镜像突围的某种失败。

3 镜像的牢笼：无法抵达的真实自我

镜像认同的失败和破碎，过度依赖外部镜像，这些都是导致主体缺乏核心自我的重要因素。象征界的整合失败，会让主体无法在社会语言结构中找到真实的位置。白大省的善良和仁义诚然是道德彰显的力量，却也透露出她主体性的缺乏。她经常处于基于讨好他人和获取他人认同的一种被动模式。郭宏、关朋羽和夏欣都鲜明地感受到白大省身上的“无我”特质。郭宏看准这一点，所以带着孩子跪在白大省的面前，央求她接受。关朋羽的背叛带给白大省是暂时的而非彻底的清醒。夏欣指责

白大省宁愿在烧着油锅时打电话，都不告诉对方自己的不方便。他也对白大省很容易轻信被人、全盘托出，不顾一切牺牲自我的生活态度表示不理解。丧失主体个性的白大省试图依照男性的凝视完成主体的构建，显然是失败的。

铁凝以独特的女性姿态观照白大省内心的世界。以“好人”为外壳包裹的白大省实际并不想成为这样的人，这一点在她经历过几次爱情的创伤刺激后被真实表达。白大省在与胡同里出现的“异类”女性的对照中，几番审视欲望需求的自我，构建对真实自我的另类想象。多年后的白大省对“我”说出潜藏于内心深处的秘密：“她说她最崇拜的女人是西单小六，从小她就崇拜西单小六。那时候她巴望自己能变成西单小六那样的女人，骄傲、貌美，让男人围着转，想跟谁好就跟谁好。她常常站在梳妆镜前，学着西单小六的样子松散地编小辫，并三扯两扯扯出鬓边的几撮头发。然后她靠住里屋门框垂下眼皮愣那么一会儿，然后她离开门框再不得要领地扭着胯在屋里走上那么几圈。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亢奋而又鬼祟，自信而又气馁……”西单小六以及骄蛮的小玢这样离经叛道的女性身上氤氲着自由、性感和被男性追逐的气息，她们张扬个性，直面欲望。这样的女性之所以成为白大省艳羡和渴望成为的对象，是因为“这是女性内心都存有的对浪漫与自由的渴望，甚至有着对非法爱欲的幻想；说得更富有哲学意味些，那是女性对自我相异性的寻求。这种自我相异性，不只是对自我的超越，甚至能超出一切世俗羁绊，超越于男人的强权，或者支配男权。”西单小六这样的女性是白大省被遮蔽的真实自我的象征。

白大省的个性欲望的表达淹没在一次次地自我质疑与否定中，使得她习惯性的“失声”，“他者”的出现让她形成对真实自我体认的错位，理想自我让真实自我被压抑。弟弟白大鸣的换房之举很明显是对她的个人利益的侵犯，她却能以姐姐对亲弟弟遭遇的同情和理应谦让完成自我洗礼。自来熟的小玢霸占白大省的衣橱、写字台和大床，乃至最后抢走了她的男朋友关朋羽，白大省并未对她挑衅的行为作出抗争，反而质疑的是自身缺乏警觉性。尽管白大省内心对郭宏是憎恨的，但沙发缝隙里皱巴巴的、带有奶搜味儿的孩子的手绢让她心软，在“仁义”的道德品质的驱使之下，再次选择原谅这个曾经带给她个体阵痛的男性。白大省永远无法建构起真实的自我主体性，但主体的觉醒的微弱光芒却不止一次映照在她的身上。她的愤怒、憎恶、委屈，对爱情和性的欲望，都体现在她生命的某个阶段。但遗憾的是，她

却依然选择成为他人眼中的“完美好人”，被镜像所构建的他者的欲望所束缚，镜像于她的主体建构而言是牢笼。

4 结语

通过拉康镜像理论的透视，白大省的主体性在自我追逐与他者的“凝视”与规训下呈现出动态的过程，“仁义”“好人”都是社会赋予她的身份标签，这一特征成为她最开始进行自我体认的重要参照，但这一镜像刚开始建构起来的自我很明显具有虚幻性。理想自我的突围是主要是借助周围“大他者”与“小他者”的凝视予以显现，情感的多次受挫让白大省对真实的自我尝试探寻，这一过程中，源发于深处的自我开始徘徊和摇摆，显现出对自我对主体性的有力把握，她短暂跳脱出符号化的精神困境。三段沉痛的爱情失败教训和以小玢、西单小六为代表的极具自我主体性的女性的出现，进一步激发白大省正视作为女性的真实欲望，驱动她成为鲜活而具有个性表达的独立个体，但最终白大省以失败告终，选择精神回归。铁凝塑造的白大省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完成了人生自我主体性探索的巡礼，进行过体认，有着短暂的清醒，难能可贵的是，在意识到永远无法抵达真实自我时，她未彻底崩溃和愤世嫉俗，未走向自我极度张扬的对立面，像小玢一样肆无忌惮地索取和利用，从某种程度上，铁凝借助白大省对现代文明携杂的价值弊病进行质疑，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淡化满怀感伤。

参考文献

- [1] 铁凝. 哦，香雪（作品集）[M]. 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
- [2] （法）拉康. 拉康选集[M]. 褚孝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
- [3] （日）福原泰平. 拉康：镜像阶段[M]. 王小峰、李濯凡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4] 戴锦华. 真淳者的质询——重读铁凝[J]. 文学评论，1994（05）.
- [5] 陈晓明. 自我相异性与浪漫主义幽灵——试论《永远有多远》隐含的女性另类谱系[J]. 当代作家评论，2010（04）.

作者简介：晁金萍（1994—），女，回族，宁夏西吉人，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边疆中华文史研究中心成员，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张亚飞（1995—），男，汉族，陕西咸阳人，讲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